





童子問卷之下

洛陽 伊藤維楨 著

凡五十三章

問向蒙教誨孟子性善之說就氣質之中而言非離
氣質而言也然諸儒之說紛紛藉藉不可適從冀
明辨極論以發其歸趣曰孟子之說性古今言性
之準則也諸儒所以有紛紛之說者皆不善讀孟
子之過也荀子知專主教以爲人不教則不善故
說性惡不知善受教者以性之善揚子疑信兩端

不能歸一故把善惡混韓子以爲孟子得其上荀揚各得其中下欲調停衆說自下品題故曰性有三品此等皆俗見焉耳至程張二先生又立本然氣質之論以爲孔子說氣質之性孟子說本然之性而蘇氏胡氏又以爲性本無善惡之可言孟子謂之善者讚歎之辭此亦自禪說而來凡此等說皆非徒不知孟子之本旨實不能理會孟子文義者也可怪可怪孟子之意本非謂天下之性皆善而無惡也就氣質之中而指其善而言之非離氣質而論其理也而其所謂善者就四端之心而言

非謂未發之時有斯理也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夫水之就下在流行之時而可見焉則人性之善亦就發動之時而言之可知矣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言四端之心人人具足不假他求猶四體之有于其身而相離不得也可見孟子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別而以四端之心比四體之有于其身則性善者即以四端之心言而非本然之理也下文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則知孟子之意以謂凡人必有

耳目四體而後謂之人四端之在于吾身也猶四體之有于其身非天下之性皆善而無惡乎然而天下之衆間或有生而無目者或有耳不聞者或有四體不具者其無有四端之心者亦猶如此如高陽氏不才子子越椒羊舌氏之類是已猶有人之形而無耳目四體者然人而無耳目四體者億萬人中之一二耳人而無四端者亦億萬人中之一二耳故曰天下之性皆善而無惡當以意理會之其下又繼之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言天下或亦有無四

端者則固無如之何凡有四端者苟能知所以擴充之則其勢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漸次張皇不能歇止觀其不曰凡爲人者而曰凡有四端於我者則知其無四端者所謂禽獸之心不可以人理論者而置而不論其道性善者皆就其有四端者而言之也孟子之語明白順妥無復可疑從來諸儒誤認孟子之意以爲天下之性唯善一樣而無一惡者然見天下之人剛柔善惡氣稟不同於是荀揚韓之說興矣自理氣之說作而又謂其善者理而自堯舜至塗人不異而其不同者則氣之不

齊也若如其說則無有下愚之不可移者於是乃以自暴自棄者充之而曰非不可移也不肯移耳是皆不得孟子之意故耳此是先儒未了之公案故不厭其詞之繁豈不千載之一大快乎童子曰唯第一章

問宋明諸儒一家各有一家宗旨而指導人孰是孰非願聞其詳曰吾有讀書一法今爲子發之天下無全是之書又無全非之書蓋降聖人一等必不能無一短一長雖大儒先生必有小疵雖稗官小說亦或有至言不可不取然其長處必淡然無味

無跡可尋而其可悅可好者必其短處故短處易得而長處難得若專主一家之學則必先得其短處日染月漬卒爲終身之深害永不可除宜如披砂簡金左沙右汰悉棄去塵沙斯得真金苟兼取旁搜廣求並蓄諸家之書捨其短而取其長則是非相形彼此相濟翫索既久而後有一至正至當之理自在其中非徒可免終身之害而天下之書皆靡非吾師矣孔門貴乎博學者蓋爲此也今如講宋王氏之學者其宗宋學者專讀晦翁之書而至象山陽明之書一不過自講王學者亦然殊不

知朱氏有朱氏之短長王氏有王氏之短長知其長又知其短是為能知其人也苟熟讀翫味語孟二書以此為規矩繩墨而校其是非覈其得失則真是真非斤兩適均無毫釐爽今不暇一一枚舉

第二章

問先生以程子所謂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為名言如何曰二書猶權衡尺度斗量翹六經不治而明而已哉雖諸子百家祕冊奧牒其是非得失了了分明自無所能遁其情大抵學六經者專以研究其名物度數訓詁異同為事雖博士

之所掌亦然非也蓋六經之學在得其大意苟大意既明則瑣瑣文義固無補於道置而勿論學者苟熟讀二書猶身坐堂上辨堂下人曲直其於天下之言何不能辨折之有

第三章

問五經之理曰五經是宛然天地萬物人情世變圖子耳天下之書靡非論說唯六經不屬論說而萬理畢具變化無方隨取隨在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從之則存悖之則亡皆使人思而得之不比論孟章章句句各有其義而不能兼他義也故論語雖為宇宙第一書然猶可有六經不可有其故何也

倘世有孔子自當有論語書若六經則非有唐虞以來至於周末一世界而其間又有極治極亂之時許多人情世變備則不可有也雖孔子亦不能以此六經之所以不可有也然本無其異義求異義則不是詩民巷之歌謠書先王之政事易陰陽消長之變春秋魯史簡牘之文本何有異義但其理自深遠耳古來註六經者皆作議論解之淺矣晉陶潛方夏日高臥北牕之下自以為犧皇上世之人其見固高矣然猶有待北牕之涼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苟遂於六經之理

焉則今日即唐虞三代之時斯身即唐虞三代之民固無待乎外余嘗有題壁詩云天空海濶小茅堂四序悠悠春色長笑殺淵明無卓識北牕何必慕犧皇竊述此意第四章

問各經之大意曰韓子原道以詩書易春秋為列不數禮記其見卓矣當從韓子以詩書易春秋為本經而聖門專以詩書為教者蓋一經之旨平易近情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詩以道情性天下之人雖衆古今之生雖無窮而原其所以為情者則無出於三百篇之外者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先王

保之而無傷愛之而勿斲其所以能保數百年宗
社而子孫猶賓於王家者以此也。不知此則莫以
治天下國家申商之徒是已。不由此則莫以立教
佛老之學是已。詩之不可不學如此。且古書引詩
者多。斷章取義。蓋古人用詩之通法也。此亦讀詩
者之所當知也。書以道政事。皆古先聖人平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而萬世靡能出其上者。其道皆人
倫日用通行之典。亦傳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孔
子祖述憲章之。而雖三墳五典。其磅礴廣大不可
爲萬世之典者。殫黜之。故今讀尚書者。雖非二典

及文武誓誥。凡四代之書。孔子所定者。皆當依此
意求之。世俗以虛無恬澹無爲自化爲至極。故反
有平視尚書之意。不亦誤之甚乎。易以道陰陽。昔
聖人畫卦爻以盡陰陽消長之變。老則變滿必損。
故避盈滿而處退損者。易之教也。孔子曰。加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也。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其義雖多。然夫子可無大過之一言。
足以蔽之矣。論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
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寧固。孝經曰。制節謹度。滿
而不溢。高而不危。皆莫非此意。夫陰陽之消長變

遷無方進退無恒難執一守故論語曰可與其立
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亦皆莫非
易之理也古者易學自有二家象象一篇儒家之
易也文言亦然蓋專述象之義皆論陰陽消長之
理而推之人事無一及卜筮者繫辭說卦等篇專
主卜筮而言歐陽子以為筮師之書是也蓋義之
與卜筮相反言義則不須言卜筮從卜筮則不能
不捨義故論孟二書不言卜筮者以此也程傳雖
從繫辭其實與象象之理相合當從之春秋以道
名分蓋春秋聖人之史也古者無載籍之傳世善

惡淑慝與時俱滅無暴于天下後世故亂臣賊子
肆其欲無所忌憚故孔子因魯史以紀天下之善
惡所以制亂臣賊子之心也孔子秉筆而不止直
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孔丘卒之前而止左丘
明又承夫子之意引而至哀公二十三年秋八月
而止自是而後世史臣各有一代之史及荀悅習
鑿齒宋子京司馬公朱考亭諸大儒亦各有著作
皆自孔子發之故春秋非徒紀二百四十四年之
間實紀二千年以來而萬世無絕此聖人之旨也
讀春秋者當專據左氏之傳義理明白自與孟子

之意合公穀二傳深刻過密殆若解隱語非聖人之意故善得夫子之意者莫左氏若也胡氏謂公穀說義理左氏備故事非也左氏經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而止公羊穀梁經至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止蓋公穀本脫獲麟以下不知後尚有二年經因附會孔子反袂而泣等語朱子語類說公穀二傳本姓姜人一手做可謂卓見矣左氏以禮一字為春秋之權衡子孟子以義為其要領然禮以義起則其辭雖異而理則一也學者以此求之自見其大意矣若夫於日月名字爵位之間褒

貶予奪者非聖人之意四經之旨大略如此苟通其理則見野史稗說皆有至理詞曲雜劇亦通妙道學者唯知說道理之有道理而不知不說道理亦有道理鄙哉其詳予將竅各經傳成而明之今當參閱語孟字義第五章

問禮記曰問多格言然不足列之於詩書易春秋蓋七十子喪大義既乖戰國以來齊魯諸儒知道者鮮矣至於論理則皆專主黃老之旨石梁王氏辨之是也然猶有未辨盡者矣或王氏亦以為聖門之遺言而實自黃老中來者間有之矣若樂記所

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
 本老氏之語淮南子亦有之蓋禮記剽竊之晦翁
 取之為詩傳序起頭不深考耳論語曰先進於禮
 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若用之則吾從先
 進以此推之禮記諸篇大類皆繁文縷節恐非盛
 周之禮審擇之可矣予欲因夫子之意斟酌裁定
 以為一書有志而未果 第六章

問蔡氏書傳所載渾天儀之制曰不知也問春秋春
 王正月之辨曰不知也童子云聞先生自幼留心
 經學今於此二事不知者何哉曰學有本有末有

必不可不知者矣有在所不必知者矣若學術政
 體修己治人之術是本必不可不知為其他進而
 不足以治人退而不足以修己者雖不知之無害
 渾天儀之制是有司之所掌春王正月之辨亦無
 益於學術故左氏亦不傳焉大凡支干孤虛旺相
 律呂隔八相生之屬皆然附之好陰陽數學者可
 矣非儒者之先務今世之小子不知為學之法區
 區留心此等細務甚不可也 第七章

問先儒謂戚儉俱失中而不及聖人不得已而救時
 之弊若先儒之所謂則非雖易論語亦有不合於

道者乎曰是失中字之義中謂中間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也今以一丈杖求其中間子必及至五尺而後謂之中纔不及一分便指為非中甚泥矣大凡自四五尺至六七尺以內皆是中間凡把杖執中間近欄柄處為便若欲度至五尺處把之則必失之過聖人教人儉戚是將近欄柄處與人不可謂失中又不可謂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若謂時中又別是一義去時字則依舊只是中間易道總是退一步法與老子以弱為強退為進實別第八章

問五經與論孟異同淺深曰論異同而勿論淺深雖其辭有艱澁平穩之異然理則一也人皆以謂易春秋深奧難通論語孟子平易知非也五經猶天地萬物自有而不知長養論孟猶聖人裁成輔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制禮作樂立教垂範以建中正之極以定人倫之法使萬世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昆弟各得其所而不為禽獸者皆聖人之功也雖有天地然非得聖人為之教育焉則天地亦不能為天地論孟之於五經亦猶如是吾故以論語為宇宙第一書而孟子亞論語者為此也此

論孟之所以與五經異也 第九章

問知命之說曰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謂天有必然之理也詩曰永思配命自求多福是謂人有自取之道也文王不承於姜里孔子不害於陳蔡此非天有必然之理乎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非人有自取之道乎夫人自取而後天命之天之所命者僂人之所自取可不慎乎 第十章

問於知命之說未能釋然願發其奧曰蓬生麻中

不能不直天道正直四旁上下渾渾淪淪通徹無間莫非斯理近火則焦近水則濡豈得以不正不直須臾置身於其間乎孔子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畏之者以實可畏怖而有不可慢之理也蓋夫子五十知天命以後初置語如此不佞一毫聰明不挾一毫智見至誠正直內外表裏打成一片而後可以自得非可以聰明智見而得之也 第十一章

問夫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又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

其身者也又遭桓司馬之難微服過宋夫子何畏
難之甚耶曰以一木支大厦之倒君子不為是故
以甯武子之愚為不可及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
為君子是為實知是為實德非淺見謏聞之所能
窺測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諂已
也亦是意也上表遭憲宗之怒面發韓侂胄之奸
皆有損於己而無益於天下智者不强為有德者
自不為至矣後漢黨錮諸人其禍最甚皆由知主
張學問而不知君子之大道故也宋儒謬解中庸
明哲保身之旨貽害善類甚大矣方孝孺之在永

樂李東陽等之在正德是已可不謹乎 第十二章

問曾子語子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子
稱史魚曰直哉亦與前所論相反如何曰是勇之
為勇者義之發義者聖人之大用然好義者必犯
命言命者不盡義義命合一為君子之全德非
有大勇有大義韜晦含藏不露形跡者則不足與
入于君子之域是為學問之準的非區區諸生之
所能識也故至道並行而不相悖而為學問之極
功難哉 第十三章

問屈原曰不知道漁父辭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

皆醉我獨醒是屈子之所以自取其禍非子蘭之
 讒懷王之不明所能為也禹曰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可
 以天下為皆濁皆醉耶中庸曰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此學
 問之所成道德之所熟而非屈子之所能及第十四章
 問漁父辭云聖人不凝滯於物能與世推移此語亦
 合於聖人之旨歟曰庶幾於智者之言但欠一義
 字後世儒者矣為獲其髮髯第十五章

問異端之語亦有可取者歟曰有老子云天道好旋

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至言哉可入于詩書之
 中矣第十六章

問老莊之學聖門指為異端然雖好之似亦無甚害
 曰老莊之害徵之於小則固難見徵之於大而後
 其害章章矣士庶人之輩好之則必惡禮法厭拘
 檢故至於墜業敗家而止此其害之小者也若夫
 大人好之則其害及于家國天下人心且傷風俗
 日壞亂以尋至可不懼乎第十七章

問佛氏謂三代以前聖人生于儒中三代以後聖人
 生于佛中然乎曰非也視近而平正者必憤而不

敬視遠而奇僻者必驚以為高古今之通患也況乎人之視以為聖人者自殊故其所以稱之者亦隨而異儒者以仁智合一至誠無息者為聖人佛氏以清淨無欲若明鏡止水者為聖人是其為聖人者所以大異也其心如明鏡止水本匪具形骸者之所及藉令有如明鏡止水者亦但不過發一長歎而於天下國家之治無分毫之補奚足以為貴若達磨慧能臨濟雲門之徒彼素屏居山林謝絕人事內無人倫之累外無職務之紛故其高風凜然可仰可欽若使其居人倫之間執四民之業

其高風凜然者必蕭索蕩盡略無可觀者且呵責妻孥毆擊奴隸閨門不和家法壞亂靡所不至又使其居一官授一職必顛倒錯亂庶事曠廢至自投劾而去不若良吏精練政事者遠其奚敢望房杜韓范之諸賢佛氏所謂聖人者豈足尚之乎宋三百年禪之傑然者莫宗杲若然觀其俗事少點檢喜怒不中節則實不及韓范諸公百分之一其人亦可知矣 第十八章

問佛法甚熾而孔子之教寥寥者何哉曰厭常而喜新嫉正而好奇古今之通病也孔子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儻使儒教者
今之佛教之熾焉則卽是唐虞三代之盛耳雖以
後漢明帝唐太宗之崇文教矣敢足比其萬一然
而佛之教有所至有所不至用之則存舍之則息
不如聖人之道無處不在無時不然非本然之道
故也今不能使度天下之人悉爲僧尼毀天下之
屋宅皆爲蘭若卽是其道有所至有所不至也且
唐虞三代之盛時不聞有老莊之學後漢明帝以
前又未有佛法焉則不可謂之不可須臾離之道
若聖人之教不然雖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聲教之

所不暨言語之所不通必當有君臣父子夫婦朋
友昆弟之倫又當以孝悌忠信爲善大凡天下之
不出家緇衣在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
者舉皆儒人也執四民之業而不至不孝不弟不
忠不信者亦皆儒人也不繫學與不學也故子夏
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可見堯舜孔子之道
與日月同照極天罔墜猗嗟盛乎故佛法如盛而
實微孔子之道如微而實盛不可與爲比擬也
第十章

問唐裴相國白樂天宋蘇東坡呂原明之儔皆高明

博學之士也何故亦好禪乎曰高明易得博學不可恃唯得中庸爲難故孔子稱顏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焉此顏子之所以爲大賢亞聖也高明而不中不得不入于異端博學而不正亦不得不雜異端皆其所以自陷固不足怪又有二種心多憂戚或世事違忤強欲排遣而不能忽聞禪莊之說悅其廣大包容事事無礙不覺自陷于其窠臼者若平正通明心下泰然者雖有真佛出爲之說法亦不爲動況有道之士乎夫理之於是非其猶黑白之相反東西之自定有目者比自能辨之

有知者皆能識之至於迷之其焉則以黑爲白認西爲東顛倒錯亂不可以言語云喻非徒愚者爲然至於賢智者則益甚自守甚確自信甚深雖有聖人者爲之抽鐵解縛卒不能回首改轍吁夫迷之不遠者或得還家迷於千里之外者終身不得歸愚者之惑淺矣猶迷之不遠者也賢智者之迷深矣猶迷於千里之外者也吾不爲愚者憂而深爲賢智者懼焉 第二十章

問朱陸之異同曰以朱陸辨朱陸則不得朱陸之是非以孔孟辨朱陸則朱陸之是非判然矣聖人明

天下古今所同然之道而尊天下古今所同然之德使人由焉而行所謂仁義禮智是已忠信以為地篤敬以守之恕以行之皆所以修夫仁義也所謂入之道曰仁與義是也二公之學雖有煩簡頓漸之不同然自聖門之學而觀之則其登道一也何哉聖人未嘗特曰心又未嘗特曰理其所謂心者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非虛靈知覺之心其所謂理者皆以事之有條理者而言非無聲無臭之理與後來之所稱賢別晦翁之學雖博然大要以為入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矣象山曰此

心之靈此理之明可見二公皆不求由天下所同然之道德而專求之於己之心與事物之理此其所以不能無詭于孔孟也夫人之於學問少疎則不及過密則過二公之學皆坐講理過密是學者之深戒也 第二十一章

問王陽明答徐成之二書自謂天下是宋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如何曰夫勇生於斷斷生於明明生於智智以學而大苟知之明則是是非非一刀兩斷不得少假借故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陽

明爲人也聰明絕倫縱於古今雖二公不及遠甚
然學問空疎磨勵之功甚少而其學本得于禪學
而於孔孟之宗旨實數塵矣故其書含糊衡決不
得中二公之肯綮多似乎爲宋門迴護但書中所
謂重其身而不厭叛孔數句實中今學者之真病
矣 第二十二章

問承宋陸之學皆非天下古今所同然之道然則古
人不求之於己之心與事物之理歟曰古人何嘗
不求于己之心亦何不講明物理但與宋諸老實
然自異居仁由義忠信以守之敬恕以行之此古

人之所以求于己之心也後世學問非不講議聖
賢之書然至其所以自爲學則別立一般名目以
爲學問之宗旨若無欲主靜持敬致良知之說是
已若講究物理古人亦不廢但古人以修己治人
爲學而至講究物理自爲其餘事而不專用力於
此後世以格物窮理爲最初入門之功夫自天文
地理律曆兵刑農圃醫卜以至於一艸一木之微
莫不鑽研講磨以求其理其言曰不讀一書則闕
一書之理不窮一事則闕一事之理夫天下之書
不勝其多天下之事不堪其繁如欲一一通曉其

理則惟日不足至於修己治人之術自不能不置之度外矣近世諸大儒亦多以此糜爛許多歲月可惜第二十三章

問近世學問專以求放心為要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與今所說異同如何曰後世所謂求放心者即佛氏所謂定心之謂而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所謂放心者謂放失仁義之良心蓋慈愛惻怛人之本心也日為不仁之事而莫之省是放其心也求之云者謂自覺其非而欲以仁愛存乎心也非謂攝收

精神排遣思慮專守此心也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夫心者活物也學者活法也以活法治活物宜如養艸木務灌溉培植而不可摧折屈撓以斲喪遏絕其生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近來所謂求放心者出於無欲主靜之說皆摧折屈撓之類已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論語曰君子有九思在天子之位則有天子之職居宰相百司之任則有宰相百司之責

左右應接不遑啟處苟以區區外定束縛羈縲此
心為事焉則是悉廢心之用也豈得為酬酢萬變
之生乎哉與孟子之意不啻水炭 第二十四章

問何謂以活法活物曰學問須要着活道理不要
守著死道理枯艸陳根金石陶瓦之器謂之外物
以其一定無增減也人則不然不進則退不退必
進無一息之停不能若死物然故君子不貴無過
而以能改為貴焉若宋慶元諸老之學銖銖而量
寸寸而校把捉矜持欲一毫無容人之指摘故其
德緊急嚴勵而不見寬裕溫柔氣象此之謂見死

道理而不見活道理惟南軒東萊二公寬綽可樂
蓋氣質使然至於學問不多爭耳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戰戰兢兢如臨澗淵如履薄冰然其心則
綽綽然有餘裕矣故聖人之言如泛然而意實到
見活道理故也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論語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若使
後儒言之必曰知所先後則合道必曰信合於義
恭合於禮而不可用近字然聖賢皆言近者何哉
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亦言近也蓋道之廣大何
所執守故唯要主忠信而不要強為主忠信則雖

不中不遠強爲則外似而內實非聖人之道優優
洋洋不得促迫不得牽強顏子之亞聖猶曰二月
不違於仁曾子之篤行亦至疾革而初易簣天地
之化亦然二十四節七十二候或進或退寒熱溫
涼不能截然悉如其數亦活物故也語曰禮與其
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
固寧者庶幾之辭亦近之謂也聖人豈不欲其一
一得中而不可必得故謂之寧蓋教人以退一步
而就質實也註家不知聖人微意之所在乃於前
章解之曰禮貴得中奢則過儉則不及二者皆不

合禮又解後章曰奢儉俱失中不得已而救時之
弊也果若其說則是聖人之言皆半上落下不足
爲教也明道先生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
纔有可居之處又曰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
遠矣伊川先生曰人道唯在忠信皆確言人不知
其意味之深長 第二十五章

問老子曰有生於無宋儒以爲無中含_レ有異同如何
曰兩說固當有分別然言及有無則所爭亦不多
老子以虛無爲本以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聖
人以意創之故以禮爲僞爲矯人之具宋儒以爲

至無之中自有三千之理特聖人爲之節文以教入是其所以有分別也然聖人之制禮也考諸時世揆諸人事或循時俗之所用而爲之節文何必察至無之中有此理而制之哉畢竟飾詞焉耳晦翁答袁樞詩云若識無中合有象許君親見包犧來卽芥子納須彌之說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是天道之極至萬有之本原猶人之有元陽也所謂太極云者亦僂指此一「元氣」而言則不可謂之無物也亦不可向此上面別求所謂無者也諸子區

區辨有無二字者皆不知大易之奧旨也大抵有生於無之論本出於俗見雖世俗不識字之人少有智慧者皆能道有生於無老子特造其妙焉耳

第二十六章

問老氏之虛無與釋氏之寂滅亦有所異乎曰雖若有淺深然其歸則一也老氏以天地萬物皆爲虛無釋氏以天地萬物總爲寂滅後漢書云其道以虛無爲宗是已其他說種種奇特神通皆方便說耳至老氏反無之佛以慈悲濟度爲主至於禪則一向棄去說理至高必不得不到於此其主慈悲

濟度似乎仁然不知義則一也殊不知義者天下之大路不可一日離也老氏亦然 第二十七章

問儒釋之所以分曰聖人欲與天下共同斯善而不欲離乎天下而獨善其身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氏則不然其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其所以先與聖人異也蓋釋氏欲離乎天下而獨善其身故其始初用功夫處不在通于天下達于萬世不可須臾離上專就其一身生意見為生於念重愛根難絕心猿意馬不受羈束不出乍入或真或妄變現起滅無可奈何乃屏居山林謝絕

世故坐禪面壁硬以澄清斯心為事及乎其修行既久功夫既成忽見天地萬物悉皆幻妄山川城郭總現空相獨此心孤明歷歷萬劫無盡自謂超脫三界遂廢人事而不修蔑天下而不顧抗顏揚眉肆然談道殊不知其孤明歷歷萬劫無盡者乃虛見而非實理彼微塵天地天地何曾微塵夢幻人世人世何曾夢幻天是天地是地古是古今是今晝是晝夜是夜生是生死是死夢是夢幻是幻有者自有無者自無明明白白無所復容疑萬古之前如此萬古之後亦如此聖人有還其有無還

其無亦不容一毫智慧於其間本無可愕亦無可讚以予見之二氏之教皆出其意想造作而非自然之正道夫人之所當修焉者人倫而已矣人之所當務焉者人事而已矣天下非仁不親非義不行故外人倫而無道外仁義而無教萬世之遠四海之廣不得一日離故居仁由義則雖不坐禪不面壁然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無往而不可矣苟不居仁由義則設其心如明鏡如止水無一毫人欲之私無益此聖人之道所以度越諸子百家而宇宙之間為獨尊也 第二十八章

問禪有宗派之圖儒有道統之圖然儒者之道統不如禪林祖祖的傳相付授之正曰道統圖近世陋儒倣宗派圖而所作非聖人之意也若禪家的傳是私天下之道而為一家之物者也夫道之在入猶日月之繫天有目者皆能覩豈得為己之物而私相付授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道之流

行也無時不然無處不在有隱顯而無斷續有可付囑之語而無可付囑之物謂祖祖的傳者非也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久而不得其傳焉夫道之浩浩極天罔際其曰軻之久而其傳泯者誤矣韓子蓋見孟子篇末歷敘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事而爲此言謂必有所見則非也 第二十九章

問古今異端之教不知其幾多孰爲淡孰爲淺何爲天何爲小其間亦有稍近是者與曰自古著書見教者紛紛藉藉不堪其衆然不過三大坎其不高不卑平常不易此爲一大坎乃中庸之極而聖人之宗旨也高此一等則爲虛無老佛之學是已卑此一等則爲功利申韓商鞅之徒是已老佛以下雖代異地殊交出迭起而不過此二端假令百世之後有異端者出不因舊套創倡新說亦不能出於此二端其他區區半上落下之徒亦不足論若趙孟靜林兆恩乃近時小異端然不過假二教而爲名故其學不至大譟亦可笑也 第三十章

問何古昔人材之多而後世之少耶曰一則達多岐

則迷後世之不能成人材者為其多岐也夫學也者所以成德達材也學者內無名利之膠外無他事之擾衣食於此寢處於此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積而又積不知老之將至心心念念專一於此焉則何不成德達材之有舜人也我亦人也雖堯舜之事業孔孟之學術亦豈遠乎哉昔韓幹好畫馬所見之馬皆莫非其師夫然後能造其妙冠絕古今古人之於道藝皆然後之學者則不然己之所期父兄朋友之所責不過利名兩者有用之事不講有用之書不讀守無益之章

句鴛無益之空文記無益之故事一切以徇時好邀名譽窮蹊多岐用志不專而於大學問大事業則付之度外藉冷有數十卷著述行于世亦兒戲耳行將就漸滅何益其所求之名與利亦皆供兒女子之仰歎耳何所成人材邪少有智慮者其可不知所取捨哉 第三十一章

問孔門有博文博學之訓似與今所說大異如何曰亦無異夫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與多學對貫與識對一者不二之稱主道而不他之謂一用志

而不分之謂一所謂博文博學者優一以貫之之謂與多學相反不啻膏壤之殊而已 第三十二章

問尋常以為博學與多學一般今謂相反何諸曰一而之萬謂之博學萬而又萬謂之多學博學猶有根之樹自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花實雖繁茂稠密不可算數然一氣流注無所不底彌長彌不已多學猶剪綵之花雖枝葉花實頭頭相排爛熳繽紛可觀可愛然乾燥枯槁不受長養有限而無增猶生灰之相反不可概而一之也初學不察以世俗駁雜之學為博學者誤矣 第三十三章

問讀書以何為要曰識見為要讀書無識見猶不讀也苟要得識見當尋其所歸宿勿徒涉獵須如在 外者之求歸家不可如迷子之行道路在外者之歸家也不由迂途不省外事一步急一步一行速一行攜凡囊橐資糧途中不可少之具而一箇不齎無用之長物讀書者亦須如作歸計先辨其有用無用取其關學術政體脩己治人之切要者而其泛然不切無益實用者闕之可矣古人之書或有議論可聞而不可施之實用者或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或有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要一一

體察不可放過如此用工夫則讀一卷書斯一卷
便為己之用讀十卷書斯十卷便為己之用乃至
數百千卷皆然迷子之在途也不識東西不分南
北從面信脚行行不已茫然而立偃然而憩卒不
知其家之在何處今之讀書者不辨有用無用欲
貪多鬪靡至僻書奇編祕記奧牒索搜無遺雖有
數行俱下積以數寸之捷顧其所成卒為無識見
之人雖有數十卷著佗然無許大議論足以貽後
世者況於羽翼聖經黼黻國家則有萬里之阻豈
足稱讀書乎今之讀書者奚以異迷子之行道路

也噫第三十四章

問宋儒謂天文地理律曆兵刑五運六氣及素問等
書皆當理會此意如何曰大凡關學術政體者皆
當講究其他知亦好不知亦無害禮樂兵刑治天
下之具不可不講然須要先講究其理如何若其
度數條目之詳則臨時考之亦可矣律曆之法倫
官星翁之所職以此為儒者之業則非也故曰邊
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古者有其才則為之非其才
又非其好則不强為醫藥之事亦然 第三十五章
問予平生專用力於治經而於史漢通鑑等書未嘗

一過目其間或謂必須讀史或謂既明經何必讀史如何曰史者治亂得失之林不可不讀焉詩書春秋皆古聖人之史故稱經史苟不讀史書則雖略得通曉道理然其智局促寡陋反欠意思條暢譬則人生長于遐陬僻壤而不走通都大邑周旋賢士大夫之間觀風俗之美人物之雅者鄉俗之習終身不除其智亦膚淺隘陋動失措置故語孟詩書既通之後必不可不讀史勿貪多勿事強記但於古今之大治亂大機會大成敗及賢人君子謹論懿行須歷歷記取 第三十六章

問讀史之法曰經載道者也史以道裁之者也故非知道者則無盡史之用也大凡讀史以涑水通鑑朱子綱目為要本末相貫次第相承古今治亂成敗犁然畢見矣可謂史家之權衡也欲觀一代之治亂得失典故人物須見正史有萬目舉而紀綱不正者有紀綱正而不滿人意者有併紀綱萬目漫然無統者是看史之要也此方學者大類以史做小說之流看可笑之甚古今史臣有卓識者寡矣其所著論贊膚淺冗雜無足觀者須考諸儒論評以為斷但其間有議論刻薄反失實者不可不

辨讀史須以經爲斷勿從史中作功夫晦翁譏老
泉父子之學皆從史記戰國策中作功夫又以東
萊之博學純正猶譏其全體史學皆臆門頂上之
一針也 第三十七章

問古今史記亦有巧拙曰從晉以司馬遷班固稱良
史文章則有之矣議論體制則未也爲人立傳者
其道德事業節操行義足師表萬世而後可以傳
之不然則不可立也蘇張之姦計詐謀曠古之罪
人也史遷爲之立傳何哉如司馬相如亦不足傳
貨殖日者龜策等傳皆然若欲就此揭示當時風

俗人物須散見之本紀世家之間不可別立傳晉
孫恩宋李全等盜賊耳亦別立傳者何也蓋史遷
作傳而後之史臣無卓識故不能改其例可謂汚
巖青史矣班固五行志亦然其不可不記者當附
之本紀其設志不可也先儒以范曄著方伎傳淡
爲非甚是唯歐陽公五代史體制議論實爲古今
之冠冕不可不讀凡關國家之治亂成敗風俗政
體足爲百代之鑑戒者而後可紀其瑣瑣事跡可
入小說稗官者不書爲是是作史之法也 第三十
八章
問學者好作詩無害于道乎否曰詩吟詠性情作之

固好不作亦無害古人以六藝教人甚有思入而無藝必不能成材其人亦可知矣醫書三五葉以爲輔然多食必有害詩雖藝中之雅翫然甚嗜焉則必有害若夫山林隱士遺世無營之徒聊詠懷抒情發其幽鬱無聊之心固可矣公卿將相學士大夫身有職務者苟溺心於詩則志荒業墮可戒 第三十九章

問作文如何曰詩起於三百篇文本於尚書詩以言志文以明道其用不同詩作之固可不作亦無害若文必不可不作非言無以述志非文無以傳道

學而無文猶有口而不能言然文之入律亦難以司馬遷董仲舒劉向班固爲正韓柳歐曾一蘇之文皆法之所在不可不熟讀方正學王遵巖歸震川等皆近世大家正而有法必可讀之文以詔奏論說爲要記序志傳次之尺牘之類不足爲文賦騷及一切間戲無益文字皆不可作甚害於道葉水心曰作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此作文之律亦看文之繩尺也 第四十章

問詩文編集甚多孰爲得正曰三百篇之後唯漢魏之際遺響尚存厥後唯杜少陵氏之作爲庶幾矣

蓋古人之詩皆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而一無非事實者所謂本於性情是已非若後人之無事而強作也其無所感托徒流連光景描寫物象者雖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畢竟徒作耳風雲月露山川艸木本天地自有之物不須詩人描寫之也唯杜甫平生憂國愛民忠憤感激一皆寓之於詩世稱詩史故杜詩之妙不在於巧拙之間而在於真情盈溢不可歇止無意托物比興而托物比興無所不在後世或譏其近質野或謂其間有村陋句至於明鄭善夫亦褒貶是非不少假借後世徒知以

詩家繩墨糾之而不知此反是其妙處也李白雖神於詩其意易識至杜詩註者亾慮數十家是李之所不及以人之所感自異也至於文則蕭統文選為本然識見不正銓擇不精多載淫麗無蔓無益于實用者甚害於學者也特東萊文鑿西山正宗為得正然正宗中猶載退之畫記等則未可謂純善吳訥辨體慎蒙明文則稍可矣 第四十一章

問今時學者何志于聖學者之少而好雜學者之多邪曰豪傑者少而庸材者多古今皆然予聞養鷹者說鷹捷者必先擊鶴最大者其不捷者必見鶴

童子問 卷之十
小者而擊之鷹最神俊者號海東青產于建酋海
內不可得好韓歐古文者既少志于伊洛之學者
益少況志于孔孟之正學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
其好韓歐古文者擊鷓鴣稍小者之類也志于伊洛
之學者鷹捷者也志于孔孟之正學者建酋之海
東青也其好雜學詞章記誦之類者亦小隼擊麻
雀鷓鴣之類耳不足貴焉子其可不知所自勵乎
第四十二章

問天下之善如何爲最曰好學爲最穎敏次之材幹
又次之蓋好學之益深焉而不可測高焉而不可

及雖極天下之材幹穎敏皆所不及故好學優於
天下矣孔門之諸子聰明莫顏子若然夫子不稱
其聰明而特稱其好學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孟子稱舜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
人者又曰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子思孟子皆不稱其聖而一稱好問
一稱無非取於人者可見好學優于天下矣人皆
知聰明之可貴而不知好學之功倍聰明實萬萬
也與愚聰明不如人不如自篤其好學之志也
第十三章

問先儒多用佛老之語以解聖人之書或以為非或以為不相妨或以為善補聖言之所不到紛紛不定不知孰說為是曰其善以佛老之語解聖人之書者是其學本自禪莊之理來故善之謂不相妨者是泛然無愛憎者之言不足取也其為非者似矣然徒惡禪莊之語而非之耳吾恐非真知佛老之與吾儒猶薰蕕冰炭之不相入而非之也學脈自有照應言語自有由來言彼則不得言此言此則不得言彼富貴人猶自不作寒乞語矧邪正殊塗水火異氣一毫不得假借其非之者亦真知而

真非之者甚鮮矣大抵讀書者本無實見謂是亦得謂不是亦得茫乎無定準皆謂不相妨之類也譬諸有人來毆其父者又有一人來從旁拯之為之子者謝拯其父者耶將謝毆其父者耶若以禪莊之理說孔孟之書者是毆其父者也辨其非孔孟之旨者是拯其父者也今痛誚辨非孔孟之旨者而回護用禪莊之理者是不謝拯其父者而反黨毆其父者也凡在為子者則不待他人拯之當自出於力與毆其父者相鬪而可矣豈容謝毆其父者乎斯之謂不知是非之類弗思甚也

第四十章

問先生常欲復孔孟之旨復明于天下建言著書犯
 千辛萬苦而敢為而今信之者有矣不信者有矣
 或有甚譏摘之者矣奈何不能使其盡信曰學者
 當以不恥下問舍己從人為志苟有如此之志則
 天下何善如之予也第欲孔子孟之旨復明于世而
 不較其信不信況欲其言之必行乎苟有闡明孔
 孟之直指明以告我者是我之所大欲聞也吾將
 執鞭以從之豈尤其譏我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凡人之不我信不我服皆吾誠之未
 孚也惟當自修省焉耳苟有人以至當之說告之

吾守我說而拒之是自絕于善道也是自戕害吾
 身也予雖愚未至如此之甚予雖門人小子之說
 苟有可取者皆從之解論語孟子皆然乃與門人
 商榷眾議定而後命之於書若有不合於理者卻
 之是子之所識也若夫以私心攻之持私說難之
 是吾之所不欲聞也後世有有道之人出必於吾
 言若合符節是吾之所自恃也予其諒焉第四十
 五章
 問吾曹雅不多讀書經解之中雖多用禪莊之語不
 能識別願一一拈出以告之曰近思錄四書集註
 等用禪莊之語者不暇悉舉今摘出其尤者而告

童子問 卷之十
之曰靜曰忘曰公曰無欲曰無情曰無極曰無將
迎曰冲漠無朕曰明鏡止水曰廓然太公曰尸居
龍見皆老莊書中之要語曰喚醒曰常惺惺法曰
虛靈不昧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等語皆出禪
書及靜坐功夫調息箴亦專用老佛之法語孟子二
書本無此語亦無此理聖人雖吟藝之中自不佞
此等語以其本異也 第四十六章

問先生所以濠惡明鏡止水等語者何哉願詳見喻
曰此語於聖人不啻水炭實有生歿之筮請以其
所易見易喻者而後詳論其理凡聖賢之設譬本

甚精且嚴矣蓋道也性也心也皆生物而非歿物
也故可以生物喻而不可以歿物比也若以歿物
比之則非翹引喻失當必以邪為正認西為東其
不錯人者鮮矣何者流水有源而流行活物也止
水無源而停蓄歿物也故孟子以水取譬常就流
水為言而未嘗有一言以止水為譬者也嘗曰人
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又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又曰流水之為物
也不盈科不進其意不亦明白乎鏡之為物亦然
妍媸大小應物無遺可謂靈矣雖能寫影而不能

照物徒以其虛故能受物影耳不能如日月之放
光燈燭之遠照其非生物故也故舜之十二章取
日月暨火之象而不取鏡者亦豈非以其不分美
惡不辨好醜物來則寫無所揀擇乎佛老尚空虛
聖人尚實理故佛老之書以鏡爲譬不可勝舉而
浩浩六籍語孟一無及於鏡者爲其有生歿之筮
也夫道也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所
以能維持此五者亦在於恩義兩者孟子曰父子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孔子曰
兄弟怡怡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皆

莫非所以養此心而全恩義也若佛老之教專以
清淨無欲爲務修行既熟功夫既成則本心瑩然
如明鏡之空如止水之湛一塵不染一疵不存可
謂難矣然恩義之心斲喪斬絕掃地而盡捨父母
絕妻子如綖旒如土梗恬然無所用其愛況君臣
乎況兄弟乎到此則與聖人之道實天淵矣皆明
鏡止水之說之所致也其深惡之不亦宜乎
章 第四十七

問先生學問之家法曰吾無家法就論語孟子正文
理會是吾家法耳近日札中一段論爲學法甚得

為學肯緊又為子誦之曰儒者之學最忌闇昧其論道解經須是明白端的若白日在十字街頭作事一毫瞞人不得方可切不可附會不可牽合不可假借不可遷就尤嫌回護以掩其短又戒糝點以取媚悅從前諸儒動犯此諸病非惟有害於論道解經必大壞人之心術不可不知也又要若剥大蒜子盛于銀盤子內潔潔淨淨渾身透明不要若蓋蔽臭物藏諸器中則佗物亦皆觸氣染類悉就臭腐不可用學問之不進德義之不修一皆坐此此是儒者講學第一要訣學者須以此為安身

立命根其常常體取不容遺忘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又曰自明誠謂之教此一段即中庸所謂明字之謂 第四十八章

問孟子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此說頗似牽合如何曰聖人亦人焉耳安得人人皆同雖天地之化有豐年有歉歲年年不同歲歲相異雖經千歲之遠不得一歲同焉奚獨於聖人疑之程子專以理字懸斷而不知視其實故也予以謂孟子之後識道者莫程子若然猶有悅高遠之意故於

孔孟之旨所齟齬者間多孟子只曰賢於堯舜而不曰其所以賢於堯舜者如何則未必可定為以事功言之王陽明以萬鎰金譬堯舜以九千鎰金譬孔子尤非也可以供知道者之大噓故實知孟子之本指而後能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而後真知其所以賢於堯舜矣第四十九章

問然則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者果何在曰此是古今未了大公案學者之於道其知與不知得與不得總決於此非一言之所能悉也學者真能知高

遠廣大難知難行之說即邪說暴行而人倫日用平常可行之道實為至極而後自知其所以賢於堯舜之實也今且以事實明之夫源愈深則流愈遠矣根愈大則樹愈盛矣故見其教之遠被則知其道之本大見其化之遠及則知其德之甚廣堯舜天子也宜其聲教之遠暨而餘澤之久流然治績不過于九州子孫襲封亦不及後世仲尼匹夫也旅人也然道德遠暨不可限量以地則自鄒魯之鄉不問海之內外至四夷之遠凡有文字國莫不尊崇夫子之教以禮則身被天子服裳用天子

禮樂春秋二仲天子親臨雍上自大學下至州縣
 學延及夷服之地各修釋奠禮惟謹以時則自夫
 子時到今既二千餘年猶一日也其子孫亦相襲
 封爵到今不絕猗嗟盛哉夫有人倫則天地立無
 人倫則天地不立大凡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雖不親讀天子之書服天子之教然夫人善
 仁義崇忠孝不失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
 者其誰之力哉非夫子之道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永自行於冥冥之中豈能然耶昔夫子稱管仲之
 仁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若夫子之德之盛視之管仲奚翅萬萬非止謂裁
 成輔相天地之道仲尼即天地也故中庸贊之曰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之
 實略可知矣故孔子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聖人
 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所謂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難哉難哉
 第五十章

問夫子既賢於堯舜則奚不自任之而祖述之耶曰

此非汝之所識也其祖述之者是自祖述之也其
憲章文武者亦是自憲章之也孟子教人又表章
堯舜之道而未嘗一言及堯舜以前之事即夫子
祖述之意也夫廟堂下稠人之中則不能辨堂下
人之曲直身在堂上乃能辨堂下人之曲直夫子
之祖述堯舜也非夫子實有所不及於堯舜而祖
述之蓋有高出於天下之上之明而能燭天下之
所不覩能燭天下之所不覩而能知天下之所至
極道也者至中庸而極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而
天下萬世所不可須臾離焉夫子以高出於天下

之上之明而能燭天下之所不覩洞照古今歷選
羣聖其造中庸之極而可爲萬世之標準者唯堯
舜而已矣是其所以祖述之也藉令非堯舜若有
能造中庸之極足以師表萬世者夫子亦必祖述
之何必堯舜而已哉所謂憲章又武者亦是也憲
章者顯表章之也亦祖述之謂夫非其意則不祖
述之非其意則亦不憲章之猶身在堂上而指堂
下人之直者而示之故曰其祖述之者是自祖述
之也其憲章之者是自憲章之也其不取伏羲神
農黃帝又不列以昊顓頊高辛獨祖述堯舜是夫

子之所獨而雖堯舜亦所不及也故祖述堯舜者是其所以賢於堯舜也子曰述而不作又曰信而好古夫以夫子之大聖而卒不自我作古是孔子之本心而學問之極則也故論語子罕堯曰二篇歷舉羣聖皆始於堯舜而終於文武許行為神農之言則子學亦折衷以堯舜之憂天下所以中庸贊天子之德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意可見矣而宋諸大儒或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以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或別以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為列皆不知夫子祖述堯舜之意故也

第五十章

問伏犧神農黃帝以吳頴瑣高辛皆上古之聖神夫子奚以不取曰夫子不明言其不取之意今不可得而詳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由是觀之三皇二帝之道豈其有不宜人倫日用之道者而黜之歟漢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言曰大道也少昊頴瑣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曰常道也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觀其曰言大道則三皇之道專尚礪
礪廣大無爲自化而實有不宣人倫常道者可知
矣吁天下豈有大於常道者乎哉其爲出於常道
之上而別有大道焉則其道豈非礪礪廣大不宜
人倫日用而有與堯舜之道迥異者耶礪礪廣大
無爲自化之道乃方外高達之士之所必藉口以
託其說而邪說暴行之所由興也然則夫子之不
取也其意可知矣 第五十二章

問中庸以聲名施及蠻貊爲夫子盛德之驗然而佛
老子之名亦然不獨孔子至於佛之稱號益熾矣

此方固無老子之宮然在漢土道觀與佛寺相埒
則其盛可知矣曰好怪而不好常喜奇而不喜正
天下古今之通患人人皆然道士多假借禪說又
爲人醮祭祈禱其陋可知矣佛者務莊嚴好誇大
專以傳燈爲要惑愚民誘人賢智周羅綢繆無
所不至蓋懼其法之或斷絕而其教之或有所不
至也此其聲名之所以盛也若夫子則不然子貢
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蓋五者謙已下人不
願乎外之事與佛老之務莊嚴好誇大異矣蓋天
子之教天地自然之道理根乎人心徹乎風俗無

時不然無處不在故不務莊嚴不好誇大而其聲
名赫赫施及蠻貊此其所以大也苟真知夫子之
道之德之大實賢於堯舜而生民以來所未嘗有
之盛焉則許汝眼空宇宙童子曰大哉言乎始得
聞所未嘗聞何幸如之歛衽而退

第五十三章

童子問卷之下畢

先師古學先生不由師傳浚造鄒魯之
聞與平生所得具有成書其經旨之委渚孟
子義字彖二書詳之矣至平素所講明人
倫日用之工夫則畢備于此書予向既刊字
義書二卷廣傳人間此書未遂即流騰寫
轉訛學去憾焉仍請先生令嗣長胤點
校遂鈔梓以公于世三卷凡百八十九條首

讀此書者如升_テ先生之堂而耳_多先生
之誨_ラ手澤_ラ所存_ニ神明在人勿_レ謂_テ其_レ已_ニ
陳_ラ而忽_テ其_レ書_ラ也

寶永四年丁亥重陽日門人林晷范文進

頓首拜書



